

品味西塘

□刘伯毅

有人说“雨是江南的衣”，真是妙喻。去西塘古镇的那天，正是烟雨蒙蒙的天气，西塘就像一幅水墨画，清新淡雅，还有几分神秘。

西塘地处渐东北水乡，与江沪交界，属嘉善县，素有“吴根越角”之称。大约四千年前，这里已有人类休养生息，相传春秋时，伍子胥佐吴，兴水利，通漕运，引胥山之水灌溉成塘，即西塘。唐代慢慢形成集镇，成为杭嘉湖平原的商业重镇。

“多桥多弄，多廊棚”，是西塘自古以来的特色。100多座形态各异的石桥，便是连接两岸的纽带；几十条宽窄各异的街弄，通街连河。因水成街、因水成市、因水成镇，形成了西塘古镇特有的江南水乡风貌。

西塘古镇不大，但却灵气十足，那些闪着银光的小河是古镇的命脉，也是古镇多情的眼睛，追随护送我们这群来客走进了小镇的深处。活泼灵动的河道里，有许多乌篷船穿梭往来。这些乌篷船在水中悠闲地荡着，披着蓑衣的艄公哼着小曲，手中的桨轻划着，船舱里是我们这些兴致勃勃的游客。西塘古镇小桥流水、渔歌炊烟的景象让我们感到，这里是世外桃源。

也许是水乡的缘故吧，桥多的汇合处，便成了古镇热闹的所在，林立的商铺，从日用品到特产到服装到金银古玩都生意兴隆，其中还穿插了人影晃动的戏台和茶馆，夹杂各地方言。游客给西塘古镇带来了大把的钞票，古镇人又拿这些钞票

走马天下

对古镇进一步开发保护，给游客一个暂时的心灵栖息地，游人和古镇都有所得，各取所需、相得益彰。

说起西塘，最有特色的景致是街道两侧形形色色的廊棚了，故有“到西塘，看廊棚”之说。西塘的廊棚多为木架瓦顶，一般宽两米以上，集中在北栅街、南栅街等商贸区，长达2000米，既可遮阳又可避雨。而建于河道两岸的廊棚又设了许多坐凳和靠椅，既可供本地人悠闲地坐着聊天，又可供游客们在廊棚里休憩观景，觉得西塘古镇很有亲和力，又很有文化味，廊棚和靠椅让西塘古镇一下子可爱可亲多了。

临水的西塘，似乎一直萦绕着如纱的薄雾，这也是江南水乡特有的风韵。流水低吟，桨橹浅唱，两岸连在一起牢固的民居，是小镇原始而真实的影像。多少年了，西塘古镇也经历了无数人事变迁，只是再多的轮回，都不能将它固有的青黛的颜色改变。西塘就这样守住自我，按着自己的节拍，从容地看淡过去，也从容地走向未来。

这几年喜欢看古镇、游古镇，有人说，江南古镇是水多、桥多、古宅多，形似貌同。此话不假，但也不全对。因为江南古镇是形似神不似，貌同韵不同，比如西塘，较之周庄、乌镇，少了一份喧嚣热闹，显得幽深，但又不像千灯、沙溪古镇那样原始，美好中渗透着雅致与静谧，温婉细腻让人着迷。返程的路上，我们一车人都在谈论西塘、回味西塘。

我家三代人的故事

□苏永泰

我出生于1934年，我的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不识字农民。我家是军属，父亲是乡村义务调解员，掩护过地下党。父亲在世时常教导我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，党的事再小是大事，家里的事再大是小事，这些话像金句成了我家的家训和家风。

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兄妹六人一家八口住三间草房，冬天怕下雪，夏天怕台风，种地重活及家务重担常年落在父母身上，母亲因病无钱治疗积劳成疾年仅39岁就离开了我们，当时最小的妹妹才两岁。

因生活所迫，两个姐姐早早出嫁后，父亲重点培养我哥苏永康，小学毕业后送到如皋江安中学学习，并参加了地下党。当日本鬼子进攻江安时，学校停学，所有学生回家，当年我哥16岁，我10岁，父亲为我哥打了一个包，送到区公所报名参加新四军，教导他到部队要听党的话，学枪法练本领，这一去多年无音讯。为了生活，父亲把12岁的我送到上海东华鞋帽厂当童工，这一去就是三年，童工的苦一言难尽。15岁那年，我要读书，一人乘运猪船回到如皋石北老家，就读于进步人士创办的楼房小学。在校期间，我加入了共青团。1950年，上海大姐回来将我带到上海，参加长阳路中国纺织机械厂的招工考试，我被录取了。进厂后我白天上班学技术，晚上读夜校，能看懂多种图纸和操作工艺，取得了中专资格。1954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后来又担任团支部书记、生铁工段大组长，多次评为生产能手和先进工作者。1958年我成家了，没房，爱人常年住校，同年7月党组织找我谈话，说现在政审过了，安排你到外地工作，给你们三天假期回去告别亲人，再去做移交工作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我说没意见，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想问一下调到哪里，组织回答说不知道，只听说很远很远。第二天我回到老家，父亲问我怎么突然回来，我把党的话

说了一遍，父亲说，你走吧。我对父亲说，秀琪已有身孕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父亲说没事，家中有我呢。第二天，我来到妻子的学校，心中又喜又难受，喜的是我要做父亲了，难过的却是她哪知道我要离开她很远。我本来意说了一遍，妻子二话不说，含泪送我一本得奖的红色日记本，就这样，我们依依惜别。

1959年7月6日，我离开上海，先到哈尔滨培训，两年后到青海金银滩草原核工业基地二二一厂，这一去就是28个春秋。高原气候，南方人受不了，嘴唇干裂、鼻孔出血、头昏恶心，几个南方人倒在帐篷里，我顶住了，没倒下。我亲自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、第一颗氢弹研制工作，我在二二一厂一分厂质检部负责产品质检，同时还担任党小组长，党教给了我和技能，我是基地一滴水，一颗小小螺丝钉，在关键岗位上默默奉献数十年，多次获得各种荣誉与表彰。“两弹一星”二十年、三十年国家发给我荣誉证书和奖章。四十周年时，上海211退休管理处领导到南通来召开座谈会，南通电视台做了采访，这些均成为我及后代永远感恩的回忆。

退休后的岁月我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，我家除我和老伴是党员外，两个儿子也是党员。现在，我家无论是居住还是交通出行都有了很大的改善。我们老夫妇每天看书、读报、听新闻，我们一家亲眼见到伟大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，再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，祖国如有难，我家当先锋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走好新的长征路，齐心协力以优异答卷迎接党的百年华诞，我作为一名老党员，有责任把革命初心一代代传下去。

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主办 南通报业传媒集团承办 南通市作家协会协办



初秋的早晨

陈顺源

莫舍如年

□杨睿

我虽在金陵，但从未忘记我的通城。我常常对在金陵的朋友说：“在我的家乡，有一座山，一条河，还有一个如你般的他们。”

故事总是如年一般，似水逐流，你莫要不舍，也莫要舍它。我总喜欢把生我的南通城叫作“莫舍城”，通城总是如此得令人不舍。我不舍的是我走过的每一个小巷，路过的每一个街道，遇到的每一个如你般的他们。穿梭于现在与过去的时空之门，停放在一辆涂着绿色和白色油漆的28寸自行车，车尾架着一个儿童座，那是我们家唯一的交通工具。

自行车带我从新建路的车库出发，缓慢挤开车库“锈迹斑斑”的铁门，时闪时暗的白炽灯总让我把眼睛捂得严严实实，担心自己会被那漆黑的深处吞噬一尽。但那辆自行车却伴我护航，清脆的铃铛拨开漆黑迷雾，支撑这个家日夜的循环，护佑这个家温暖的港湾。从父母载着我，到自己学会骑，再到身边渐渐出现同行的伙伴，车轮始终转不息，车轮印迹也从通城20世纪90年代末走入了新的元年。

一开始，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幼儿园时期，莘园路菜市场还没现在那么大，门口杂货铺各自成排，肉铺摊顶上的风扇始终不停地旋转，只为了赶走那最不受欢迎的苍蝇；砧板上的刀痕阅

出肉铺摊老板过往的故事；对面的游戏机房，永远热闹而喧嚣。

少年总喜欢偷偷把心仪的玩具勋章藏在幼儿园后门的草丛里，因它是小时候独一无二的标识。我们常幻想飞到星宇之际，翱翔群山之巅、潜入江河之底，也为了寻找那枚藏在草丛里的勋章，勇敢地爬上后门的铁栏杆。少年的这一爬，勇敢而坚定，心中的世界便踩在脚下。

后来，自行车穿过八仙城，它后面的城中小学，如今已被霓虹繁华。拨开商业的浓雾，校园如此硕大，课间如此喜悦。我们总盼望着下午的第二个课间，因为只有那个课间，我们才足够贪玩半个多小时，操场上喧闹，你始终分不清到底是谁在喊，又是谁在闹。

对门班级的学生总喜欢在旗杆前跳着格子，我们班的学生却总爱把粉笔扔得稀里哗啦。后排的那几个坏小子总聚在一起看最新的漫画，却也爱偷偷跑去门外的小卖部买心爱的棉花糖。各式各样的棉花糖、钻戒糖、拖肥糖，都只要2元，这才是我们孩子们真正的天堂。

四宜糕点的鸡肉馄饨，热气腾腾，饱满每一个思乡人的胃；文化宫的书屋，琳琅满目，丰满每一个读者的心；南大街的街道，宽阔繁华，编织每一个通城人时代变迁的梦。

再后来，我已独自骑着自行车，陆续穿梭于易家桥的陈老师家，只

心窗片羽

为补习那执迷不悟的数学，却忠爱在补习之后和补习班的伙伴跑去南通科技馆，玩一下钉子床、看一下蜜蜂的复眼、研究一下万有引力的铁球。我们也会跑到人民公园，有时会遇到人民公园博物苑的居卫东主任。小时候，每次周末父亲带我去人民公园博物苑玩，主任总耐心地给我讲解鲸鱼的骨骼为什么那么庞大，它的胡须如何过滤吃进去的虾籽，八爪鱼又是如何被制作成标本的。对自然的热爱，对未知的探索，皆因那有问必答的耐心讲解。

再往后，自行车的旁边多了他们，我们骑到南通中学，班上的他们都做着不同的高考梦。四季的风吹拂着校史馆的那颗老楸树，一年又一年地送走不知多少辈出的人才。只因“诚信”二字沁入我心、“求真”二字教我务实，无论他们如今身处何方，都必将来熠生辉。

再往后，我推开了我的自行车，离开生我养我的通城，驶去金陵。当母亲盼我日夜归家，我总嫌她话多唠叨；当时间变得空闲，我总选择懒惰不归；当儿时玩伴追逐唤我，我总只愿闭塞独酌。但经历了繁华、遇到了挫折，体验了分别、明白了沉浮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流转，通城的样子始终不变。

金陵的朋友常问我：“你为什么总是在离开后眼含泪水？”因为不舍啊，这么大的通城，这么大的莫舍城，怎么能够舍得？

快乐？如果它不在场

□云墅

希腊多产作家尼克斯·卡赞扎基斯写道：“如果你全然活过，当下这一刻就够了，不需要来世，不需要永恒，生命每一个片刻都无比丰富。你若现在不快乐，你便错过了生活，错过了生命。”

快乐其实是不存在的。那些对自己说“你要快乐、你不要想太多”的来自主观观念的说服、疏导和努力，或者来自所谓心理咨询师的分析、疏导和劝说，都是虚假的、粉饰的、伪善的，最终会在现实面前倾圮垮塌，成为废墟。

因为快乐不单纯是“心灵”的结果，它是“事实”作用下的果实，就像你跳下水去救一个溺水的孩子，它不单纯是道德使然，它更多是本能的驱动。不要试图用心的力量去搪塞，也不要完全借助精神的光去想象、去逃避。对于快乐的获得，行为和行动要远比观念和意识来得更铿锵有力。

可是，行动和行为有效却不

代表可行。现实世界中有那么多道墙阻碍着你的行动，无论是外界的枷锁，还是你自己的禁锢。所以，快乐最终是难以实现和存在的。

我们不快乐，我们难以获得快乐，这是事实，但我们却并不能因此就自甘在悲伤和叹息中堕落，我们要努力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，或者在生命的每一次情节里，获得欣喜和慰藉，比如作家的语言和文学。

是的，我说了，它们是毒药，但它们是让人欲罢不能的毒药，它们会在每一个可能的时刻或情境下，打动和触动我们，或让我们涕泗横流，或让我们突然就在那一刻生命充盈，溢满了希望和力量。当然这希望和力量也许只会是一瞬间，就如同卖火柴的小女孩手里划着的一根火柴而已。但小女孩会一根又一根地划着火柴，直至赶在火柴微弱的玫瑰色光芒熄灭之前，快步走向天堂和那极乐的世界。

除了作家，除了文学，我们还有

灯下漫笔

自然。尽管春天多风，但风是爱的使者，所到之处，都是粉色情事的气息；夏日苦炎，但热浪吹开了生性羞涩的云朵，碧空如洗之下，她们骄纵地绽放，纯澈如处子；秋天来了，万物扶疏，但寒蝉鸣泣之时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凋零之美？冬日里，白茫茫一片，仿佛涅槃新生。

不仅如此，自然亦是我们最伟大的悲悯者。它对我们是如此感应，当你悲伤，风儿会轻轻捋动你的长发，在你耳边唱起抚慰的歌谣；当你欢乐，大河里浩荡的水波会弹奏起磅礴的乐曲，激扬飞奔；当你满怀心事，仲夏的树林也会为你肃然静穆，太阳为之披上暗淡的纱衣；当你感动，即使山川异域也会风月同天。

而这一切欣慰在被我们获得和发现时，它或许会戴着“快乐”的帽子，让你误以为是快乐。但它不是快乐，我说过快乐是不存在的，它是慰藉，它使我们在“快乐”缺席的情况下得到快乐和希望。